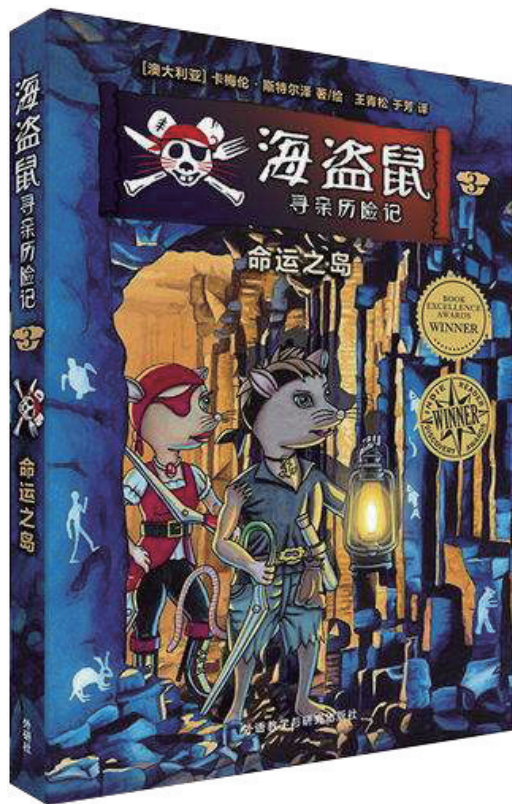


真童心与真童趣中的寻爱之旅



《海盗鼠寻亲历险记》
卡梅伦·斯特尔泽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《海盗鼠寻亲历险记》是一套儿童励志冒险小说,讲述小老鼠“温特沃斯”在一场突发的海难中沉入大海,险些丧命。当他被海盗鼠的“苹果派号”救起时,家人却下落不明,生死未卜。于是,小老鼠温特沃斯加入了“馅饼海盗鼠”战队,改名为“威斯克”,开启了他的寻找之旅。

斯特尔泽的创作,非常典型地代表了西方儿童文学追求欢快无拘的童心童趣,追求儿童天性的释放与张扬的特点。作品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虚构与狂欢化的想象。作者深谙,儿童的天性是同情弱小的,最能与弱小者产生“共情”。面对成人世界的权威,孩子最渴望的正是一种对强大力量

量的“颠覆”。在《猫和老鼠》等脍炙人口的儿童文学作品中,天平往往是倾向弱小者的。因此,在这个系列的角色设定方面,再次以一群弱小的鼠类为主角,对抗强大的“鲑鱼猫海盗”。借助想象的力量,这些弱小者凭借智慧、勇气,战胜强者,实现愿望。具体形象方面,铅笔腿“皮特”,钩子手“贺拉斯”,鱼眼“弗雷德”,美丽的“茹比”,可谓形象各异,特征鲜明。海盗鼠们乘风破浪的“苹果派号”的样貌则更是令人忍俊,虽然是一艘气势汹汹的海盗船,却满是诙谐的日常烟火气:人类红黑双色衬衫扯起的主帆,短裤充当的三角帆,刀子充当的主桅,勺子充当的船首斜桁,叉子充当的前桅。人物有趣的“行头”,夸张的“扮相”,与孩子们的味蕾联系紧密的“苹果派号”,加之煞有介事的《馅饼鼠法典》,一切在作家笔下都充满了游戏般的快感。虽然作品中的矛盾冲突常常是以你死我活的海战面貌出现,但并不真的血腥惊心,而是欢快戏谑的。比如他们的“儿童友好型炮弹”,个中滋味,让人感到简直出于一个真孩子的想象。这正是作家的厉害之处,把握了真童心,呈现了真童趣。

与此同时,海盗鼠系列又深蕴爱、勇气与信念的母题。这是一个讲述“希望”的故事。作品中以伏笔的形式突出了威斯克爷爷传下来的一句话,“答应我要照顾好他,我们后会有期。”这不仅仅是一句承诺,更是一份誓言。作品告诉孩子,任何时候,必须要抱有希望。因为抱有希望,温特沃斯在沉入大海时,始终没有放弃求生的挣扎;在执行任务时,能不断从绝境中寻找找到获胜的希望;在与家人失散后,始终坚信家人都还活着。作品中还多次穿插了威斯克回忆与父亲的对话。虽然父亲在故事中长时间缺席,但父爱却并未缺席。父亲成

为威斯克不断前行的精神指引,他教会孩子如何用智慧取得正义的胜利。威斯克的形象,具有积极阳光的意义,即便遭遇了一次次生死境遇,即便与家人分离,即便被罚擦洗甲板,他都始终既能坦然地接受面前的境遇,乐观地自我化解,又能不放弃对美好未来的憧憬。威斯克还是一个有着浓郁的浪漫主义、英雄主义色彩的形象,他机智、勇敢,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。作品中有着动人的亲情,如前所述,寻宝之外另一重更重要的动力,来自寻亲。为了寻亲,威斯克克服了重重的困难,也收获了真诚的情谊。在寻找家人的同时,又获得了一个新的家庭——馅饼鼠之家。作品中的每个角色,虽然有着虚张声势的海盗外表,却又都掩不住内心的善意与温暖。他们共同去往命运岛所寻找的,同样是“比金银更珍贵的宝藏”。

翻开海盗鼠系列,本以为是一次快速的阅读,但结果却读得很慢。这并不是一个直奔情节而去的故事,而是充满了细节、机关、内蕴的故事。字面信息量很大,想象张力十足。作品在铺排情节的同时非常重视细节描写,不忘对每一个细节的电影镜头般的真实再现,呈现出鲜明的视觉冲击力。悬念的设置巧妙而自然,且常能让悬念在作品中获得巧妙的叠加,一波未平一波又起,吸引读者寻找最终的答案。语言叙述方面,没有无厘头的刻意搞怪,而是在紧张中透着诙谐幽默,于幽默中蕴藏极为细腻的情感描写。

因此可以说,海盗鼠系列虽然是儿童幻想冒险小说,但绝非任意的杜撰,而是有爱心、有温度、有诚意、有故事。这部系列奇幻小说,让我们看到了类型化儿童文学在可读性之外可以达成的文学性,可以获得的精彩。(来源:新华网|作者:崔昕平)



《魔法学徒的神奇花园》
作者:雷纳托·布吕尼
出版社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在《魔法学徒的神奇花园》中,作者将许多植物拟人化,用生动有趣的词语来形容它们特殊的本领:“游泳池的保安”“植物世界的会员制”“可疑的客户”“十项全能运动员综合征”……让人印象深刻又忍俊不禁。



《智识的冒险》
作者:潘启雯
出版社:电子工业出版社

本书糅合了大量的前沿新知,涉及复杂经济学、行为经济学、进化心理学、社会学、认知科学、互联网科技等多个学科,多维度地解读了智识信息时代的制胜关键。



《希腊史》
作者:乔治·格罗特
出版社: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

希腊与中国,同属于世界闻名古国,对于拥有五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国而言,西方的希腊文明一直是重要的参照。《希腊史》起自传说时期,止于马其顿至亚历山大的军事扩张。该书取材宏富,议论精辟。它继承了启蒙时期欧洲史学家的优良传统,贯彻了“理性主义”精神,对19世纪西方史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寻美、向善、求真的诗性语言



《焰火》
李东华
长江文艺出版社

读完李东华儿童文学新作《焰火》,我的思绪一直缠绕着主人公和那群14岁孩子的故事,以及那小城、街巷、校园、夜色、琴声、梦境……我无法离开那里。我感受着青春岁月

的理想和快乐、疑虑和懊悔。读这样一本青春小说、成长故事,心中时时有清流掩映、花开花落的感触。我是在认识生活,更是在认识自己。因此,心中才闪着耀目焰火,灵魂深处

感受到真实的和谐。

在《焰火》中,“我”——艾米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,面对转学来的容貌出众、多才多艺的新同学哈娜,艾米心理情感发生一系列微妙变化。青春岁月是一段飞速成长的岁月,在这段生命的里程中,我们在寻求与外界、与自身的和谐。艾米、哈娜以及其他人物都是在求索和谐中成长起来的。和谐是人性中的光,让我们看清事物的澄澈。追求和谐,就是追求符合人性的健康状态。艾米内心世界的光被遮蔽的那一刻,就是她对哈娜产生嫉妒的时刻。她不断想克服自己的弱点,又情不自禁地感觉哈娜像“一块天外飞来的陨石”一次次砸在她的头上。艾米的痛苦、自责、愧疚、悔悟等情绪,让我感同身受。最终,艾米找到内心的和谐,实现青春的成长。

《焰火》有两种语汇,一种是哲学式的,体现在寻美、向善、求真的人性书写过程中,另一种是诗歌式的,体现在细节和心理描绘上。两种语汇交相融合,强化作品的表现力度。读《焰火》,我总感觉故事就是作者本人真实的经历。那些故事她早已烂熟于心,费心力的是思想提炼。作者在叙述过程中,常常加入成年后的追忆和反思。时光的穿越更加方便对往昔的思考,哲学式语言清晰传达深刻和真诚。作者的深心用意在于彰显成长丰富性和复杂性,揭示内心世界的隐秘和光亮。

《焰火》诗歌式的语言令人印象深刻。全书不以讲述一个完整曲折的故事为满足,也许有人以为

故事稍嫌稀薄。情节进展是缓慢的,甚至用一两句话就可以概括整章故事。但是,细节描摹是丰满的,心理描述是细腻的。读此书常常有听音乐和诵读诗歌的感觉。全书表述哈娜身世变迁的字数不过三四百字,而写到一个个小故事时,却是放慢了语速。故事流动着,情感也流动着,时而像湍急流泻,时而像潺潺溪水。哈娜的第一次钢琴演奏把老旧的空气“擦得干净、清新”;当哈娜边弹边唱《梅娘曲》时,那首分节歌旋律的多次反复让“哈娜的形象无疑会更完美,更神奇”;在哈娜病重时刻,她想弹德彪西的《焰火》,她说:“我最近正在学,还没有学会。啊,真想为学会《焰火》再活一辈子啊。”我在音乐和诗歌的回响中阅读这部真诚而凄美的故事。小说如同一部回旋曲式结构的交响乐,同时又有诗的跳跃、留白和精微。我想起几年前对李东华的诗作有过这样的判断:“她从诗中走出来,一路盛开诗的花朵。她那种细腻入微的感受与表达,永远是诗的。今后,她可以少写诗,不写诗,但诗意已经渗透进她的小说和童话里。”今天,在她的《焰火》中,随处感受着作者与音乐、与诗歌同声相应、同气相求。她在小说创作中保持诗人气质,也更具真诚自然的美质。

《焰火》浓厚地氤氲着哲学、音乐和诗的元素,激发读者在文学想象中感受声音、光亮、色彩、气氛,丰富感受力,开启关于成长的反思。这的确是一部解读成长、关爱心灵的作品。

(来源:人民日报|作者:金波)